

沈 船 礁

第一期“四好連队、五好战士、新人新事”征文短篇小说选〔二〕



解 放 軍 文 艺 社

內 容 提 要

这是第一期“四好連队、五好战士、新人新事”征文的优秀小說和連队生活故事选集，是部队文学創作的新花。它生动地描繪了解放軍开展四好連队运动后，所呈現的新面貌新气象。并从解放軍各个生活側面，表現了部队貫徹四个第一、三八作風、“高标准、严要求”、“苦练二百米硬功夫”的生动事迹。題材多样，生活气息濃郁，其中《沉船礁》等作品，都塑造了个性鮮明、有思想光采的先进人物的形象，体现了解放軍是社会主义的保卫者，又是社会主义的建設者，对軍内外讀者都有教育鼓舞的作用。

封面画作者：高 虹

沉 船 礁

解放軍文艺社出版

(北京旃坛寺一号)

字数140,000 开本850×1168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張6 $\frac{1}{4}$ 插图2

1965年2月第1版 1965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20,000册 定价(3) 0.68元

解放軍报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序

《解放軍文艺》編輯部举办的“四好連队、五好战士、新人新事”征文，是一項群众性的創作活动。它直接反映部队当前的斗争生活，为創造四好連队运动服务，为部队建設服务，受到了部队各級领导机关和广大官兵的积极支持，取得了很大成績。

我軍在軍委、林彪元帅的正确领导下，大抓四个第一、大兴三八作風，广泛开展創造四好連队运动以来，好八連式的四好連队，雷鋒式的五好战士，神枪手、神炮手、技术能手，和各种各样的英雄、模范人物、好人好事，大量涌现，层出不穷。使我們部队的政治水平和軍事素养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。部队广大官兵在执行捍卫祖国和建設社会主义的各项任务中，表現了高度的革命干劲和坚强的战斗意志；在帝国主义、各国反动派和現代修正主义所掀起的反华、反共浪潮面前，表現了对馬克思列宁主义和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誠。这就是我們部队的偉大现实，这是值得我們部队文艺工作者大书特书的。“四好

連隊、五好戰士、新人新事”征文，正是反映我們部隊這種偉大現實的有效方法。我們部隊許多作者在征文寫作中所表現出來的高度政治熱情，是值得贊揚的。

自開展征文活動以來，在一年半的時間內，《解放軍文藝》和《解放軍報》已經發表了三百多篇報告文學、散文、短篇小說、小型劇本和曲藝等征文作品。這些作品熱情地歌頌了我們部隊的新人物、新思想、新風尚。這些作品寫得真實、自然、親切，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，昂揚的革命鬥爭精神和濃郁的部隊生活氣息，可以引導人們向先進人物學習，可以培養人們的共產主義道德品質，可以激發人們的戰鬥意志。

現在，第一期征文評獎工作已經結束，解放軍文藝社將優秀征文作品分類匯編出版，我想它必定會受到部隊廣大讀者的歡迎。這些征文作品所描寫的先進集體、先進人物，都是值得效法的活典型，活榜樣。從他們身上，可以看出革命戰士對黨的衷心熱愛，對祖國人民和社會主義事業的無限忠誠，對階級敵人的高度仇恨和警惕，對革命理想的熱烈嚮往和追求。他們自覺地以毛澤東思想武裝自己，“讀毛主席的書，聽毛主席的話，按毛主席的指示辦事，做毛主席的好戰士”。他們毫不利己，專門利人，胸中只有黨的利益，人民的利益，為此，他們可以付出自己的全部精力，乃至獻出自己的生命。他們深知“練為戰”的目的和“苦練出精兵”的道理，處處以高標準要求自己，不怕困難、不避辛勞地鍛煉殺敵的過硬本領。他們珍惜人民軍隊的優良傳統，以艱苦朴素為榮，在任何惡劣的環境中，都能够一塵不染，保持無產階級戰士的本色。他們在任何崗位上都不辜負黨和人民的囑托，克盡職守，全力以赴，兢兢業業地履行一個革命戰士應盡的義務。他們的這些優良的思想

品质，是值得我們每一个革命同志学习的。

希望大家认真地閱讀这些作品，从中获得教益。

希望我們部队的作家和广大业余作者，更积极地参加征文作品的写作，更热情地謳歌我們部队的新人物、新思想、新風尚。并希望大家进一步学好毛主席著作，提高政治思想水平，更勤奋地深入生活，更刻苦地鍛炼和提高自己的艺术技巧，孜孜不倦、精益求精地进行艺术創造，以便写出数量更多、质量更高的作品来，用以教育部队，鼓舞士气。

蕭 华

一九六四年八一建軍节

目 次

序.....	蕭 华	1
--------	-----	---

小 說

沉船礁.....	齐 平	1
五十大关.....	林 雨	17
在师指揮所里.....	王世閣	36
对手之間.....	刘祖培	48
边卡駝鈴.....	孙景瑞	60
接 旗.....	竹 青	78
刺刀見紅.....	張 勤	87
“吹破天”.....	彭明道	99
行軍路.....	峭 石	110
米青古哨卡.....	楊星火	121
路 标.....	任斌武	130
白沙灘.....	張 知	146
“野馬駒”.....	張凤雛	159

連队生活故事

鉄彈飞旋.....	李志君	168
荷塘蛙声.....	黄浪华	175
哨所的节日.....	黄进捷	178
第十期小报.....	叶楠	184
山林考核.....	朱光亚	188
海上飘香.....	吴献民	193

沉 船 礁

齐 平

副舰长楊亭山，一个圓臉大眼、年青英俊的小伙子，交完班，把望遠鏡往舰长高成脖子上一套，順着陡直的鉄梯輕快 地下了指揮台。

南国初冬，虽不是冰封雪鎖，但在海上，又当夜深，加上軍舰航行时带起来的那股疾風，透过呢制服直钻肌肤，却也寒 意 侵人。鉄梯的扶手撒了一层白霜，冰凉。空气里飄着臭咸魚味，剛到海上的人聞到这种味道就会恶心，但楊亭山却象农民爱 泥土味一样，深深地吸了一口这又咸又腥的空气，拉开了那道用磷光粉写着“副舰长室”的鉄艙門。

随着电灯一亮，艙房里的桌子、单人床、小书架一齐 从黑暗里钻出来。里壁有一衣柜，柜門上嵌一方鏡，正对艙門，灯一亮，鏡子又开始执行自己的职责，方框里映出个藍呢軍服上綴着 上尉領章的軍官身影。楊亭山走近两步，影子随着 增大，仔細一瞧，哟，这是誰呀？圓臉上有了棱角，两个大眼窝，眼睛上罩着一层紅网，下巴黑呼呼的象把板刷。是呀，出海半个月，訓練課目

走馬灯似的一个紧挨一个，脚底板成天在甲板上擦过来，擦过去，把甲板都磨亮了。半个月，沒吃过一頓好飯，沒睡过一个好覺。这不，鏡子就在柜門上，进門就照得見，而象今天这样認真照一照，还是半个月来头一回哩！

風里来，浪里去，这半个月辛勤劳累，换来的是一个又一个的优秀成績。在种类繁杂的訓練課目中，不論文唱武打，理論实际，名堂不同，結尾的成績却是两个字：五分。怪不得昨天獎評会上，大队长严明念着念着，嘴角上老堆着笑容。

鏡子里，那張閉着的嘴巴稍稍往上一翹，腮边綻开几条細細的笑紋。对了，大队长昨天笑的就是这个样子。楊亭山为自己維妙維肖的模仿而得意，淘气地对鏡子扮了个鬼臉，胡子巴茬的嘴張大了，眼睛眯成了一条縫，先前那股子老相一扫而光，倒仿佛比实际年龄还小几岁。

楊亭山为啥对大队长的微笑那么感兴趣？这里可有學問，有讲究。平时，同大队的干部閑聊起来：“你們舰这次測驗成績怎么样？”“还好，”对方伸出一只巴掌，“五分。”“什么样的五分，微笑的还是皺眉头的？”“皺眉头的唄！你們呢？”“跟你們一样，也是皺眉头的。”微笑和皺眉头是大队长宣布成績时的表情。这个成績是总平均数，具体到每个人身上，总免不了这个高一点，那个低一点，个把人的“良好”和大伙的拉着算，也就拉过去了。碰到这情况，大队长照例要皺皺眉。你想想，十个指头哪能一般齐？偏偏大队长又特別挑剔，发现芝麻大的毛病也要扣分，辛辛苦苦捞个皺眉头的五分就真不錯，要得个微笑的五分，談何容易？

就拿昨天上午測驗的最后一項——实彈射击來說，本来是高舰长指揮，前主炮射击，打着打着，誰知大队长一声喊：“舰长負伤！”由他楊亭山接替指揮；換人也就罢了，大队长却又連着

喊：“前主炮損壞。”還要換炮。這一換人換炮不要緊，先前的那套全都作廢，真是半道上殺出個程咬金，叫人措手不及。但他們到底沉住了氣，沒亂套，在規定時間把炮彈打了出去，“消滅”了“敵人”，使得一向愛皺眉頭的大隊長，半年以來第一次咧開了嘴唇……

大隊長为啥愛皺眉？一般人都說，這是他的習慣，平時檢查工作、考慮問題、講話，都是這樣，並不稀奇。可是，皺眉跟皺眉也不一樣，这里面另有秘密。大隊長左眉梢有道半截長的傷疤，還是抗日戰爭時期留下的紀念，並不顯眼，不留神看不出。當年當過他的通信員的楊亭山一看這傷疤，就知道大隊長此刻皺眉只是一般習慣，還是真的不滿意了。因為平時皺眉時傷疤沒啥變化，趕到真的不滿意，或是發急的時候，你看吧，那條傷疤倏地突起老高，又紅又亮，也就是說，他真的動肝火了。這一點，除了大隊長的愛人，只有楊亭山知道。近半年來，大隊長皺眉時傷疤突起的時候特別多，並且有好幾次是對着他楊亭山的。為什麼？楊亭山也曾想過很久，反復地檢查自己，却怎么也找不出原因。對，如今訓練將告一段落，回港後得找個機會跟大隊長談談。

想來想去，沒有頭緒。楊亭山不由得打了個呵欠，上眼皮使勁闔着下眼皮，鏡里的人影漸漸模糊，啊，真困！明天，軍艦一進港，開會啦，總結啦，大清潔啦，又是一大堆事，得抓緊時間睡一覺。

他和衣往床上一倒，鞋未脫，燈未關，便呼呼睡着了。

誰知沒睡多久，就聽到有人喊他：“副長，醒醒！”

他驚地蹦了起來，伸手去抓帽子，同時習慣地問：“有什麼情況？”這“情況”指的是敵情等一大事。

“沒有。”那人慢聲慢氣地說。

楊亭山“唔”了一声，那只伸去抓帽子的手缩回来揉了揉眼睛，看清了站在面前的是副航海长蔣水道，便問道：“什么事？”

“大队长喊你。”大概是感到吵醒了副舰长的好梦，蔣水道嘴角上挂着一絲歉意。

“高舰长不在上面嗎？”

“在。”

训练的所有計劃都完成了，軍舰此刻正在返航途中，又有高舰长在上面，为啥要喊他呢？莫非是研究航行总结和安排下阶段工作？那可以到明天去談。难道还要来次夜間战斗操演？啊，大队长有这个脾气，喜欢在艰苦复杂和疲劳的情况下檢查大家的战备观念和战斗动作，可是事先并没有关照呀！

楊亭山不由得信口問道：“大队长喊我干啥，知道不？”

“这个，我，嘿……”蔣水道摊开双手，摇摇头。这个以憨厚出名又是新提拔的干部，显然无法解答这个問題。

楊亭山跳下床，戴好帽子，把呢制服上衣拉平，扣好領扣，就去拉水密門。蔣水道忙說：“副长，穿上雨衣吧！風浪大，据气象报告，一个钟头后还有暴風雨。”

楊亭山这才注意到蔣水道的雨衣上滴着水珠，肩上留着一片浪沫。刚睡过覺的床上，枕头、被子全溜到角角里去了，床头那几本书象小孩坐滑板，在床上滑过来滑过去。凭經驗，海上少說也有六級浪。他从壁上取下胶布雨衣，往身上一披，拉开了厚重的水密門。一股旋風卷着带磷光的浪花，流螢似地飞进住艙。

他吐掉濺到嘴里的浪沫，說：“風浪好大，到哪儿啦？”

“快到沉船礁了。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快到沉船礁了。”

又是一股海風，夾着浪花迎面撲過來，楊亭山不由得打了個寒噤，赶忙穿好雨衣，雙手抓住舷旁欄杆，踩着水滑的甲板，向指揮台走去。

这下，他明白大隊長喊他是干啥了。

指揮台上靜悄悄的，巨風海浪全給指揮台前的大玻璃擋住。左邊是個帶帆布篷的海圖桌，樣子象輛吉普車。一張大海圖，蓋住了整個桌面。一盞帶罩的，可隨意移動的防空燈，剛好照亮桌面，連伏在海圖桌上的兩個人身影都看不真切。其實不用看，凭感覺就知道是誰。手邊那個高大壯實的漢子是高艦長，他是有名的“汽笛嗓子”，喊一聲，炸雷一樣，指揮台得嗡嗡半天。他伏在桌上，半截塔似的身子擠滿了桌子的三分之二，他使勁點着大腦袋，嘴里“唔唔”地應着，象是在听旁邊那個人的吩咐。而旁邊那個人，就是他又敬又畏的老首長——大隊長嚴明。他那單薄的身体让高艦長一衬，显得更加瘦削。叫人奇怪的是，这十多天海上的熬、累，連鉄漢子高艦長的嗓門都瘡啞了，臉頰上掉了兩片肉，可是比誰都忙累的大隊長，音容神態却依然如故，仿佛再熬個十天半月也不在乎。听到响聲，嚴明立刻停止談話，轉臉看了楊亭山一眼。背着燈，看不清大隊長的臉色，只看見那對亮閃閃的眼睛。

“大隊長喊我？”楊亭山開門見山地說道。

“嗯。”嚴明點點頭，並不馬上回答，却問，“睡好了嗎？”

“還好。”

“這次海上訓練，你看怎麼樣？”

“還不錯。”楊亭山謹慎地回答，兩眼盯着大隊長，想看清他臉上的表情。

“就是很不錯嘛！”大队长的語調突然变得热烈了，“半个月，同志們学到了多少东西，比起港內，就是练上三个月，怕也赶不上。你說是不是？”

楊亭山点点头。

“我想，这次訓練，大家在技术上的进步当然快，主要的还是战斗观念加强了，一举一动都比較切合实战要求。你說，是不是？”

楊亭山照例又是点点头。心里說：“什么題，快出吧，別磨蹭了。”

果然，大队长引入正題了：“知道喊你干什么嗎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

“猜过沒有？”

“沒有。”

“猜猜看！”

“猜不着。”

“真的猜不着？”大队长有意无意地瞥了他一眼。

楊亭山忽然感到臉模子有点发燒，想摸又不敢摸，幸好指揮台不亮，要不然就尷尬了。急了眼，他迸了一句：“是不是又要考我什么？”

“可見你还是猜过了。”大队长說，“昨天考核你代理舰长的射击指揮，成績还不错；現在我想再看看你代理舰长的舰艇操纵。”

“現在？”

“对，現在。”大队长順手朝玻璃窗前黑洞洞的远方一指，“前面是沉船礁，你来指揮。”

“我？”

“你。”

“好呀，有大队长和舰长保驾，我，我就来试试。”楊亭山极力使自己保持鎮靜。

“要干，就不是试试，好坏都要算成績。也不要指望我和老高，保驾还叫啥考核！”大队长看他站在那里不吭声，又追問了一句，“怎么样，敢不敢？”

“敢，敢！”楊亭山連忙应道。不知怎么，突然觉得嗓子有点干，声音有点哑，便走到右边小桌上提起暖水瓶给自己倒了碗开水，倒的时候，碗里一半，地上一半，还溅到身上一些。他咕嚕了一句：“这風浪真——”把半碗水一古脑儿喝了个干淨。这当儿，只听得大队长吩咐：“老高，你把班交給他，睡覺去！”

“好。”高舰长爽快地答应，交完班，把望远鏡交还楊亭山，末了还关照了一句：“老楊，今夜天黑風大，一个钟头后还有暴风雨，过沉船礁时可得多加小心！”說完噙噙地踩着鉄梯下去了。

接班的时候，楊亭山回头問蔣水道：“航海业务长哩？”

“休息了。”

“航海长？”

“也休息了。”

“那，誰的航海值更？”楊亭山焦急地問。

“我。”蔣水道慢声慢气地回答，臉上仍然带着不安的神色。航海值更是指揮員的參謀和助手，起着技术保証作用。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，他大概为自己技术不好，不能象航海长和业务长那样助副舰长一臂之力而感到不安吧！

唉，楊亭山哪楊亭山，人家八卦陣早安排好了，你还蒙头睡大覺哩！——楊亭山不由得埋怨起自己来：大队长的脾气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专拣痛处戳！早在十四年前，当你剛放下牛鞭换上

軍裝，補到二營，在營長嚴明手下當通信員的時候，你就領教過了。那一夜，不正象今天一樣黑嗎？有封緊急文件要連夜送到二十里路外的指揮所。那時候，營部通信員五六個，一個個都是老資格，你以為怎么也輪不上，連綁腿都沒扎。嘿，哪曉得營長偏把信往你面前一擺，也象今天一樣，問了聲：“敢不敢？”不也一下子把你弄傻眼了嗎！不過那是什麼年月！子彈嘖嘖嘖嘖身邊飛；行軍打仗家常飯，戰爭逼着你，不干不行，不學不行。那時候，凭着營長親自給插到腰里的那支二十响，硬是闖過了敵人的三道封鎖綫，按時把信送到。那時候，你無所畏懼，你渾身是胆，豁出來，犧牲也只一個人，戰爭嘛！如今，這是什麼？是一條祖國造的軍艦，不說別的，光是鋼鐵，就夠一個小鋼鐵廠忙的，還有艦上全體人員，都在你手里捏着哩！好玩的嗎？

楊亭山扭過臉，恰好與大隊長那深邃的目光相遇，黑暗中，這目光象兩柄利劍。一霎那，兩對目光作了一次無言的對答。

“怎麼樣？”

“有困難。”

“害怕啦？”

“……”

滿肚子道理和那已冲到喉嚨口的話都給堵住了。他急忙把目光收回，慌亂中說了句沒意思的話：“快到沉船礁了。”

大隊長也不言語，坐到海圖桌前帆布凳上，從兜里掏出香煙，打火機咔嚓一聲，悠閑地抽起來。

無奈何，楊亭山只好關照正在着手各項準備的蔣水道：“今夜天黑浪大，暴風雨也來湊熱鬧，情況這麼複雜，艦長又不在，我嘛，你是知道的，按訓練要求是白天通過，就這也弄不好，要人保駕，可今天……咱們這副担子可不輕，萬一出點差錯，可不是鬧

着玩的！”

他臉对着蔣水道，眼角却瞟着大队长，以致蔣水道的回答，一句也沒听进去。他看到大队长依然悠閑地抽着烟，把自己罩在烟雾里。可是当他說到“万一出点差錯”时，在防空灯的余光里，大队长左眉梢那块伤疤突然往上挑了一下。他知道，大队长已經动心了。

軍艦繼續破浪前进。

不一会，蔣水道报告：“进入沉船礁水道。”

“知道了。”楊亭山习惯地回头請示，“大队长，加速吧？”

座位空着，大队长不知什么时候已离开了指揮台。

啊——他差点喊出声来，但立即鎮定了一下，果断地对着話管向舵房下达口令：“两进三！”

沒有回答。話管里傳來嗡嗡的細語声。

“下面誰掌舵？”他大声喝問。

“我！”傳來操舵班长惶恐的声音。

“思想开小差啦，連口令都听不見！”楊亭山发起火来。他平素最恨工作时吊儿郎当，心不在焉的人，何况是現在，“你不知道現在正通过沉船礁嗎？”

“这……是！”听得出操舵班长想申辯，但到底忍住了，声音里透着委屈。舵房里立刻鴉雀无声。

“可要特別加小心，集中精力！”他見下面沒再吱声，火消了一些，繼續下达口令：“两进三！”

“是，两进三！”一陣叮鈴鈴的傳钟声响过，底下傳來报告：“两倂进三！”

軍艦加快速度朝沉船礁駛去。

大队长严明下了指挥台，到舰首舰尾轉了一圈，檢查了一下各战位的情况，特別交代舰首的了望員：“快到沉船礁了，要格外注意觀察，发现情况及时报告。”然后徑直走回自己的房間，擰开桌上的座灯开关，脫掉雨衣，往沙发椅上一仰，閉眼养神。

昨天傍晚，报务員报告說天明前有暴風雨。其实根本不用看气象預报，他身上的伤疤就是标准的气象台，三天前已經向他“报告”了。現在全身象插着无数根鋼針，特別是左肩胛那里嵌着一块指甲大的美制彈片，痛得他絲絲地直吸凉气。在医院时，医生怕他流血过多吃不消，未取出来，当时他笑着說：“留下也好，做个紀念，痛起来好經常想着美帝国主义。”如今根据疼痛程度，他知道，暴風雨就要到了。

想起暴風雨，严明陡地一震，疼痛也忘了，抓起雨衣就要往外走。指挥台上，楊亭山正独自操纵舰艇过沉船礁哩。沉船礁：那可不是寻常的地方，光想想这个名字的由来，就足以叫航海家們胆战心惊了。

沉船礁原名狼牙礁，在偌大一張海图上，只有半个指甲盖大，并不起眼。要是一般的暗礁淺滩，来往船只离它远点，繞过去也就完了，海大着哩！这个礁石不同，它正好卡在航道中間，船只必須紧挨着它走，靠得太近，撞礁；离得远点，上淺滩。就好比一辆大卡車钻进小胡同，方向盘把歪一点就得撞牆。过礁，还得高速，因为水流被礁石一挡，自然形成一个豁口，速度一慢非但頂不上去，船只都得被冲走。年复一年，海图上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沉船标记，这些标记又使得狹窄的航道更加狹窄，艰險的航程更加艰險，人們宁肯繞路多走几十哩，也不願冒这个險。偏偏有个外国老船长不服气，仗着自己几十年航海經驗，硬要闖一闖。开头倒还順利，等冲到跟前，看着那嶙峋的礁石象一只餓狼，